



—中國文學欣賞導讀全集—

中國文學概論與欣賞舉隅

古典新刊 60

中國文學概論與欣賞舉隅

莊嚴出版社

中國文學概論與欣賞舉隅

著作者

劉

麟

出版者

莊

版

發行者

鄭

社

發行所

莊

社

台北市士林區國路
雙子星大樓二樓一〇二號

電話：八三五九六六三七六一

郵政劃撥帳戶一二一九九號

定價新臺幣一一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業字第
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謄板
換更同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目 錄

中國文學概論

文字與文學

一、字形.....三

二、字音.....七

三、字義.....一八

文體的分析

四、總論文體.....一三

五、散文與骈文.....三五

六、詩詞曲.....五三

- 七、小說.....六四
八、戲劇與話劇.....六六
九、聯語和遊戲文.....七〇

作風概觀

- 一〇、泛論作風.....七三
一一、時代與作風.....七五
一二、文體與作風.....八一
一三、從作風方面觀察作者.....九一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序

- 書旨與序目.....一〇三
序.....九九

一、精研與遠詁	一一〇
二、真情與興會	一一六
三、深情與至誠	一二七
四、悲喜與同情	一三七
五、痴情與微悟	一四九
六、情景與主從	一五六
七、聯想與比擬	一六五
八、脈注與寫交	一七四
九、縱收與曲折	一八二
一〇、穿插與烘托	一九〇
一一、舊策與考飾	一〇〇
一二、辭意與雕秀	一〇七
一三、仙品與鬼才	一一三
一四、勢度與韻味	一一一

一五、淵雅與峻切	一一三一
一六、自然與藻飾	一二四二
一七、眞色與丹青	一二四八
一八、雅鄭與淳漓	一二五七
一九、善美與高格	一二六六
二〇、剪裁與含蓄	一二七四
二一、巧拙與剛柔	一二八四
二二、據字與度句	一二九一
二三、重言與音韻	三〇五
二四、對偶與用事	三一四
二五、詩忌與諱語	三二三
二六、摹擬與鉛成	三二九

中 國 文 學 概 論

——劉麟生著

文字與文學

一、字形

文字是文學的工具，他們的密切關係，是不煩言而解的。可是研究文字，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文字學，語音學，「小學」等等，不是本書應有的文章。本編所討論的，祇不過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換言之，就是中國文字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

研究文字，可以從三方面觀察：一，字的形式；二，字的音韻；三，字的意義。他們各別的變化，對於我們的文學，有什麼影響與利害？是我們應特別注重的，現在先論字形。

我國文字，是偏重象形的；西方文字，是偏重注音的。這是公認的事實。可是「周禮」上說：「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諺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那麼中國文字並非全是象形，也有他種質素在內，不過偏重於象形，是無可疑

的。

有大說，象形文字，是幼稚的文字，不適於高等文化的發展。這話也很難說。像中國的文字偏重象形，已經到了極完美的發展，經過長時期的文化薰陶，決不能說是幼稚。不過因為一音一義，偏重象形，難於變化，是很不合科學上的應用。

文學是一種藝術，藝術以真美善為歸，而達到目的的方法，不外激動人的視覺聽覺和感覺。

黑格爾所以分藝術為日藝術心藝，他拿文學屬諸心藝。但是文學如何可以激動心靈？仍不外以文字引起人的注意，或者為視覺上的注意，或者為聽覺上的注意。鄭樵在他的「通志」上說：「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鏽銹。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所以中國的文字，是先從視覺上感人；西方的文字，先從聽覺上感人。

現在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為例，以明視覺感人的地方。「上林賦」誠然不免有堆塗的惡習，但是文辭瑰麗（何焯的話），在舊文學上，確有他的地位。

森林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楠豫章，桂椒木蘭，榮雜朱楊，檜栢栲栗，
橘柚芬芳。

水族 於是乎蛟龍赤螭，鯢鱣漸離，鰐鷀鵠鷀，禹禹鰐鷀，捷鷀掉尾，振

鱗奮翼，潛處乎深泉。

菓品

於是乎蘆橘夏熟，黃甘橙橘，枇杷燃柿，柰厚朴，楂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真棣，荅連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女性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嫋都，龍粧刻飾，便縫綉約，柔繞嫋嫋，嫋嫋纖弱。

天下事先入爲主，文學既然是讀物，讀時必須用目，這種象形文字，至少可以先給人以種種印象，使讀者容易明瞭偏旁的好處，如上文中芬芳嫋嫋等等，也是字形的效果咧。

漢文因爲一字一音的關係，於是產生了駢文律詩，這完全是利用對句，爲我國文字中特殊的產物。其實對句的利用，固然根據於單音，但是字形也有不少的影響。譬如江南對渭北，楊柳對櫻桃，在下文中，無人不知爲巧對，便是此例。

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涒寒，楊榆晚葉。（周弘讓「答王褒書」）

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卷碧紗。（晁冲之「都下追感往昔詩」）

重形文字的缺點，是無可諱言的。單就字形而論，（一）筆畫的多寡，不能一律。如「一」

字與「璽」字，都為常用之字，而筆畫多寡相去懸絕，寫時頗感不便。（二）通假之字甚多，字形往往混淆。如劉永濟說：「透迤二字，見諸古書者，有三十三種。」（見所著《文學論》）這雖然是例外，可是已經與初學者以不便利了。（三）「字形則筆畫變，變更愈多，去原形愈遠，只即今形觀之，其意不可復曉。」（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可見得重形的文字，到後來也不能完全重形了。所以《集韻》有五萬三千餘字，到了今日，常用的字，不過數千而已。

現在節錄服部字之吉的意見，以為本段的結束（見所著《漢字之優點與缺點》，太平洋國際學會譯本）：

中國之象形單純文字望其形即可推其義。雖然構造複雜，意義則很明顯；使讀者有確定的印象，易於記憶。但從他方面觀之，亦不免有若干缺點。每字之形狀，與其他任何字不同。初學者必感覺非常之麻煩；在印刷盛行時代，排版時極感困難，對於編輯字典，亦大有困難。綜上所言，以字形而論，中國文字之優點，實足以抵償其缺點而有餘。

一一、字 音

六書中，除象形外諺聲最為重要（應從許慎說為形聲）。一字一音，是我國文字的特質，其中有利有弊。現在分析討論如下。

最大的缺憾，是同音的字太多。哲爾氏（Giles）在他所著的「華英字典」中說，與「施」字同音之字，有八十七字之多；如「時」「史」「市」「師」等字（服部字之吉所著「漢字之優點與缺點」）。但是若用平上去入讀之，也不至如此之多。鹽谷溫說：「現行北京話，為字音之最簡單者，大約不過四百種音。而字音種類最多之福州方言，亦僅八百種音而已。」（康熙字典）共舉四萬字，然今日通行之字，猶不下一萬。僅以八百乃至四百種音，而發四萬乃至一萬字之音，其勢不免有許多數之同音異字矣。」（「中國文學概論」陳彬蘇譯）但是古代同音異字的字，還要多。據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考據，古代無輕唇（非敷奉微）舌上（知微澄娘）之音，就是說讀非敷奉微，如幫滂並明等音，讀知微澄，與照穿床無別了。

此外又有通假的字（如佳可讀雞何），破音的讀法（如令長中的長字讀上聲），借讀的方法（如身毒讀捐毒），於是音義的混淆，真是莫可究詰了。（近人顧雄藻所著「字辨」，引例極多

一字一音的缺點，既然如上文所述。但是同時對於文學上也發生一個優點，這便是中國文字宜於作對句，因而產生世間所沒有的駢體文字，駢體文字是平民文學的障礙物，我們不能曲爲之諱，然而同時也是一件美術品，我們總可以確切地承認呢。（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主張：「非偶詞體語，不足言文。」這話固然不免言之太過，其中也有不少的眞理哩。）

服部宇之吉說：「日本人在談話時，喜用中國文，因其較日本土語，簡潔易懂，此實中國語之特殊優點。……關於公文、法律、制度、陸軍等名詞，日本尤善採用中國字音，因其不但簡單，並且嚴肅堂皇，此亦中國字音之另一優點。」（漢字之優點與缺點）總而言之，文字簡潔，是一字一音的文字最能造成，也是對句駢體的絕好根基。像英文修辭學，所謂平行語氣（Parallel Construction），是偶一爲之則可，究竟不能常見，現在略論對偶文的妙處。

〔文心雕龍·麗辭篇〕說：「造化賦形，支體必變。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皇陶贊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啻麗辭，率然對爾。……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侈容乎禮園，翔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

。宋玉「神女賦」云：毛嬃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鑑儀幽而楚奏，莊馬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飾，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以上是說正式的對偶律，此外還有散文之中，常帶平行的語氣，使人不覺其為真正的對偶文。又常常帶了散文化的意味，以舒其氣，更是「神妙欲到秋毫顧」了。元李治「教齋古今註」有一條說：「前聖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榮。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謂之避對格。然余考諸古文，則散語亦多用之，荀子「勸學篇」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冰是也。」

其次，我們應當明白諧聲的發展，也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梁啟超說：「中國文字，乃屬於衍音系統，當從音原以求字原。」（見所著「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原」）蔣善國說：「所謂一字一母，或一形一聲者，乃舉要而言之耳。形聲之字，不限於一形一聲也。除一形一聲外，有數形一聲者，有數形數聲者，有二重形聲者，亦有省聲者。」（參看「中國文字之源流及其構造」）此外還有模仿人聲、鳥獸聲、物聲的字句。總之漢文靠偏旁發音，是自成一個統系，在文學上的應用，確有特殊的功用。

現在從四聲、重言、雙聲、疊韻各方面，逐一討論，以表明我國文字與我國文學的相互關係。

劉大白說：「從前研究四聲的，有些人都以為平上去入，是發音長短底不同。據最近劉復先生〔四音實驗錄〕中根據實驗的結論，才知道四聲底不同，長短雖然也有關係，而實在以音底高低不同為主要。但是四聲底不同，雖然以音底高低不同為主要，而平仄底不同，却不在高低，而在音底平實和曲折。所以中國舊詩篇中平仄相間相重的抑揚，實在是平仄和曲折相間相重的抑揚了。但是各地底音讀不同，所以所謂四聲，實在只有一個抽象的概念，而並沒有一個具體的全國相同的標準。」（見〔中國文學研究〕中〔中國詩的聲調問題〕）

四聲與五聲 四聲為平上去入，五聲為陽平陰平上去入。四聲與五聲的發現，能够使一字一音的漢文，不致在讀音上發生單調的感覺。因為有了抑揚頓挫，便不致單調，同時又增加不少的文體，如近體詩，對聯，調平仄的詩文，皆是。他們的重要，可以想見了。（關於陽平、陰平的分別，參看周德清〔中原音韻〕，便知其詳。）

可是四聲的辨別，在上古時代，是不知道的。正式成立，要算南北朝齊梁時代。〔梁書·沈約傳〕說：「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沈約如此自負，可以想見四聲在文學上的重要關係了。（趙翼〔陔餘叢考〕，有〔四聲不起於沈約〕一文。王國維有〔五聲說〕一文，謂宋齊以後，〔四聲說〕行，而五聲轉微。）

然而說上古時候，絕對無四聲，是不易致信的。〔公羊傳·何休解詁〕：「伐人者為客，讀